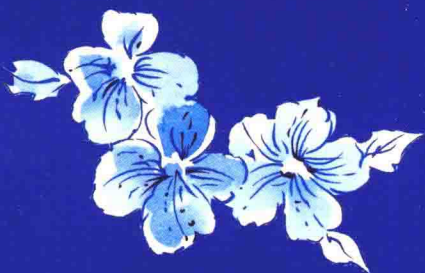


从逃学大王

到文学大师

沈从文

王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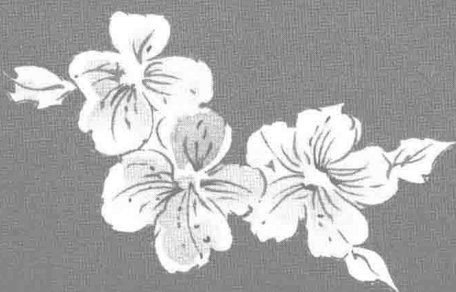
看沈从文如何从逃学大王变成文学大师，
感悟沈从文读书与做人的智慧！

沈从文曾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张充和曾为沈从文撰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

从逃学大王
到文学大师

王 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逃学大王到文学大师 : 沈从文 / 王凯著. -- 呼和浩特 : 远方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55-0612-6

I. ①从… II. ①王… III. ①沈从文 (1902-1988)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1636 号

从逃学大王到文学大师——沈从文

作 者	王 凯
责任编辑	孟繁龙
装帧设计	金 刚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76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612-6
定 价	36.00 元

代序

一个寂寞的孤独者，一个“纯粹”与“独立”的灵魂。

最初知晓沈从文这个名字，是在教育局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全日制语文课本上，一篇名叫《边城》的节选课文下落着三个小小的五号字体——沈从文。于是在这以后，一说起“翠翠”，就说起《边城》，继而说起沈从文——这个一生以“乡下人”自居的文学大师。

确切地说，之所以对沈从文其人产生一种迫切的“求知”欲望，乃至最后一个不喜欢外出的人竟然破天荒地做一个人去凤凰的决定，是因为一次意外，意外地需要全面了解这个人。于是在那个时间段里，案头上堆积了大量与沈从文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日夜都只盯着这一个人看。从他的自传到他人作传，从他的文集到他人的探索，从只知道一个名字和简单的生平到终于了解了这个人的思想……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也说过，她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的遗稿的时候。我真正懂得沈从文，也是在这个时候。一支作者的笔，永远是接入他灵魂中的一架最便捷的桥梁，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最真实的、最没有距离的靠近。这种靠近，竟然让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一种交流。如张兆和所言：“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沈从文出生在凤凰——这个如今的古城，在他出生的时候，不过是穷乡僻壤，被大山与河流包围，形成一个闭塞的独立的小城，隔绝

在世界之外。那里的人，神识中保留着一部分上古部落时代的豪放，又保留着封建时期的愚昧。这种豪放和愚昧加在一起，构成了湘西人一种特有的纯真和一颗赤子之心。革命爆发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中，东西中外文化交汇，碰撞出思想上的奇异火花。一时间，“独立”和“自由”成为这个时代的独特魅力，侵蚀着陈腐，让整个人间焕然一新。沈从文就是在那个时候，抛弃了他在凤凰做一个乡绅的前途，去了北京，加入到时代潮流中。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人，到北京去漂泊，他的命运可想而知。身无分文，饥寒交迫，靠着朋友的接济和赊账过日子，而这样的日子，他一直过了两年。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两年中，他竟笔耕不辍。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人，窝在一间“窄而霉”的小房子里，用一双冻得红肿的手把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在纸上……若非固执地热爱着心中的那份理想，即便是铮铮铁骨，在那份境地怕也要软了骨头。沈从文的创作初期，就是这样，在惨淡与苍白中熬过，然后终于熬到了北京《晨报副刊》第一次刊登了他的文章，熬到有书店愿意给他出书，从北京熬到上海，熬到成为大家眼中的天才、文坛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然后，这个时局纷乱了，战火点燃华夏，沈从文几经沉浮，最后竟然不得不放下他手中的笔，进入到一个新领域中去。在那个新的历史领域中，沈从文最终还是以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重获荣光，在他最后的几年，回归到世人面前，谱写了一段带着传奇色彩的人生。

沈从文的一生都在别人的不理解中度过。最开始是凤凰那边的不理解，一个分明有着安稳前途的人竟然要“开荒”，要去经受一种名叫“思想”的没有实在形体的东西的洗礼，这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后，是朋友的不理解，胡也频和丁玲，这两个与他一起在磨难中度过的知己，到最后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胆小，为什么不选择一个面朝着光明的阵

地，用自己手上的笔，去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人民，去与一切黑暗斗争？后来，文坛上的一些大家也不理解，开始与他论争，给他打上“清客文丐”的标签；再后来，他的妻子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个人 not 积极努力的向新中国靠近，为中国的建设而奋斗……然后到沈从文的晚年，当这个世界归于平静，终于有人理解了他。

原来他一直“冥顽不灵”地去坚持的，不过是一种“独立”。这个原本是那个时代的标签和潮流的最根本的一种精神，却在复杂的社会中被各色各样的形态遮掩，以至于人们竟然忘记了，最开始提倡的就是那一份“独立”。而沈从文一生坚守，恰恰是做一名纯粹的作家，一个不参杂任何其他物质的独立的作家。

“文学中的政客，一生从不曾好好在工作上有多少努力，只用一作家名分向上爬。我还是缺少理解，这边爬过了又向另一边爬。我还是缺少理解的。”沈从文不会理解他们，他们也理解不了沈从文。

沈从文是一个寂寞的孤独者，他的这种孤独，曾经有一个人或许理解过——徐志摩，一个同他一般怀着“单纯信仰”的人。只可惜，这个朋友消逝得太早，以至于他的孤寂再也没人能懂，无人可诉。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这个“纯粹”与“独立”的灵魂，也只有读他的作品，详实地了解他一生走过的那无数的桥、看过的无数的云、喝过的无数种类的酒，方能知晓他为人之一二。

2016年3月23日

秦照青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沈家有郎初成长

第1节	一个人和一座城的爱恋	003
第2节	贩马草兴起的将军世家	007
第3节	大自然孕育的纯粹灵魂	014
第4节	辛亥革命与绅士的败局	024
第5节	仍然放不下的那本大书	030
第6节	预备兵开启的军旅生涯	038

第二章 行伍——每个少年心中都有一个将军梦

第1节	少年沅陵从军行	051
第2节	清乡剿匪中的所见所闻	056
第3节	两个最先开启他文识的人	062
第4节	女难：离奇的命运	071
第5节	第二次从军	077
第6节	渐生的寂寞与转折	084

第三章 从文——那些写在纸上的艰难初期

第1节	“乡下人”在北京	095
第2节	窘困和落魄下坚守的信念	103
第3节	一个傻子的执着和坚持	106
第4节	一杯薄酒酬知己	112
第5节	南下：作者精神上的悲戚	123
第6节	《红黑》与《人间》的诞生	127

第四章 爱情——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

第1节	爱如潮汐般猛烈	133
第2节	诗人诗中的那个女子	137
第3节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42
第4节	湘行书简：我在船上总想到你	149

第五章 劫难——书生留得一分狂

第1节	记胡也频：生离与死别	159
第2节	丁玲事件：朋友终分道	167
第3节	一场“海派”与“京派”的论争	173
第4节	战火纷飞下的流亡	179

第六章 伤逝——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第1节	“清客文丐”和《我的学习》	189
第2节	文坛里的销声匿迹	195
第3节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201
第4节	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208

第一章

家世——沈家有郎初成长



第1节 一个人和一座城的爱恋

倘使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像画家手中的笔一样，把所见所闻都描绘出来，那么一定有这样一幅画的诞生：在长江穿梭而过的湖南西北部，绵延的雪峰山的西边，青山环绕，沅江与澧水汤汤淌过这片土地，这里，被称之为湘西。有一座小城跃然纸上，将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汇在一起。在小城中，最是点睛的一笔莫过于那穿城而过的蜿蜒曲折的沱江，薄薄的雾气从江面上升腾而起，这画中朦胧的一笔给予这座小城最动人的流水，它倒映着整个城市最美的风景和风情。沱江两侧由木桩搭建起的风格独特的吊脚楼上，穿着明艳的女子透过古朴的木窗棂与江河边儿上的浣衣女打着招呼。戏水的孩童结着队在河流之上的石墩间来回奔跑，宽阔的河面上，游弋着的独木舟和荡起水波的长蒿为这座城市奠定水墨风的基调。如梦如歌，荡气回肠。

在断壁残垣的历史上，人们把这座“西托云贵，东控辰沅，北制川鄂，南扼桂边”的城市叫做镇筴，又名“凤凰”。“凤凰”在苗文中的意思是“寨子”，在民国二年之前，“凤凰”一直都被称为“镇筴”。

在青铜时代之前，这里是“武山苗蛮”之地，一直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繁衍生息的地方。在郡县制时期，曾归属于黔中郡、武陵郡、沅陵郡、卢阳郡等，一直到明代赋予了这块土地军事意义后，才似乎有了更为准确的称呼——镇筴。据道光《凤凰厅志》所述：明嘉靖时期，朝廷以武力镇压了持续十多年的湘黔边区苗民起义后，调

整了在湘西的军事布局，先是在麻阳设置了参将一职，后来因为镇筴在地理位置上比麻阳更具军事意义，将参将换防至镇筴，掌管镇溪军民千户所和筴子坪长官司的苗民，因此官方就从这二处地名中各取第一个字，给该参将冠名，称“镇筴”参将，于是也就有了“镇筴”这个称呼。民国期间，这座小城还仍旧是湘西军政统治中心。

一座城市的形成，大多是政治、经济、交通发展下的产物，必然是开放的。但镇筴却是一个异于常态的存在，它以另外一种独立的无所依附的形态而存在，这块神秘的边疆僻地，交通闭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便捷的火车和蜿蜒的公路进驻，唯一可以与外界有所交流的便是那流经的沅江与澧水两条河系，河系的支流穿过乱石险滩，湍急地延伸到湘西各地，让城市里的人们呼吸到少许外界的不一样的空气。

这座城市，几乎隔绝了整个世界的纷繁，险要的地势和湍急的河流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只属于湘西人民的淳朴的桃花源。

小城很美。

长居中国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称其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尽管已经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摧折，但它依旧奋力地保持了两分它原本的模样。小城四周还能见到从前军事战争时留下的土墙壁垒，随着山岭的脉络蜿蜒到各处的山顶头上，那些密布着的由粗糙的石头砌成的圆城、以及那隔着相当距离的驿路上的民房中夹杂的过往营汛的影子……尽管已经是断墙残痕，却依旧能够嗅到那因反抗暴政时染红了官路和碉堡的血气。这里，将那种自然原始的山水美与被人为地摧毁过后的残颓美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如同风雨过后的安宁和祥和。这样的一种气质，唯有身处在那片土地上，呼吸着小城上

空的空气的时候，方能令人有一丝一厘的朦胧感触。

在这座宁静的小城中，居住着一群倾向于自然的淳朴又神秘的人们。生出如“苗疆蛊毒”般神秘的传说，“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复返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这是作家笔下的“乡下人”。水手、土匪、侠客、将军，还是蛊婆、巫婆、落花洞女……这些有着最原始的信奉的人们，在这座小城中，追寻着那属于自己的烂漫和豪气，挥洒着一种纯粹淋漓的元气，当哭则大哭，要歌则大歌。

凤凰之所以能够成为“湘西明珠”、成为淘尽浪沙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的一抹碧色、成就今日游客络绎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一位作家，以及作家笔下的文字。

沈从文：

“我自1922年离开湘西，来到都市已六十四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我不习惯都市生活，苦苦怀念我的家乡。怀念我家乡芳香的土地、青翠逼人的山峦和延长千里的沅水。尤其是那些同我生活在一起二十年的人们，他们朴素、单纯、和平、正直，我对他们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的感情和他们不可分。我也写城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更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人事哀乐的故事。”

这个对故乡有着深深爱意的作家，将他记忆中的所有美丽都赋予了故乡，附着在那一支温柔的水笔上，荡漾进所有读者的心间，成就了一座令人向往的小城——凤凰。

“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自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城市里，我却常常生

活在过去那个小城给我的印象里。”

在离开那座养育了他的小城多年后，他在《从文自传》中写《我所生长的地方》一篇时，这样写道：

“有人说：‘凤凰城的苗家话语是因为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缠绵了一些；凤凰城的沱江水因为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缓和了一些；凤凰城的石板路因为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弹性了一些……’”从此处另开一段，没有凤凰的沈从文不是真正的沈从文，而没有沈从文的凤凰，也不会是如今的凤凰。一座城和一个人的爱恋，似乎在这个作家的身上，得到了最酣畅的阐释。

第2节 贩马草兴起的将军世家

凤凰城南中营街24号——这座已经被修缮过的四合院，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写着“沈从文故居”的牌匾，沉甸的褐色院门后并不华丽，没有宽阔气派的大厅，也没有蜿蜒迂回的廊阁。一座简单的用于生活居住的小院儿，赋予它不平凡意义的在于这其中陈列着的一位作家的少年时代和他眼中的如歌如画的湘西。

这所被挂名为“沈从文故居”的小院儿的第一任主人是一位名叫沈宏富的将军，那是沈从文的祖父。

据说沈从文一直有一个愿望——把自己的家世搞清楚，然而直到他谢世，这个问题依旧是个未解之谜。沈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世家”，然而追溯他们的历史，“世家”的历史却是十分短暂的。

三喜堂《沈氏续修族谱》载：“因乾隆乙卯（1795年）苗叛，烽烟四起、远近之避命不遑，而旌之栖托天地。斯时，余父尚客江夏，而余犹怀抱，及父旋归，而井市皆为灰烬矣。暂时寄居铜仁，迄至嘉庆六年（1801年）始返故里。”当知这个时候的沈家，已经沦为平民。道光三十年（1850年），沈从文的曾祖父沈歧山携带家眷迁移至湖南凤凰黄罗寨。黄罗寨位于凤凰县东南三十余里的偏僻之处，周围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苗汉杂居。沈歧山靠替人守山护林为生，长子沈宏富则每天上山打草，贩卖给城里的清廷绿营兵，赚取家用。沈家的这种贫困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咸同之季，而后迎来了一个峰回路

转的大转折。

道光三十年（185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删减的一页，这一年的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位于凤凰正南方向的广西桂平县北二十八公里的金田乡金田村发动起义，历史上称其为“金田起义”。这一支起义军在面对腐朽败坏的清兵时，进攻之态势如破竹，一路所向披靡，很快就从广西打到了南京，并据其为都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太平天国政权。

这一次起义在清廷的眼中自然是一次不容的叛乱，重兵围剿下却是屡战屡败，于是清廷任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各地招募乡勇，创建了湘军，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彭玉麟四人统帅。沈宏富也是在这一次招募中参了军。

湘军之中，有一支骁勇蛮悍的算军，由一群青年将校率领，辗转各地同太平军作战，后来，这支算军中有四位年在二十以内的青年获得了提督的军衔。这四人中，田兴恕最为著名，被载入了《清史稿》，还有一位，因为后人的名声而更为常见，那便是沈宏富——沈从文的祖父。

沈宏富在二十二岁左右时，做了云南昭通镇守使，二十六岁时，接田兴恕任，做了贵州总督，二十八岁时又辗转到了四川，然后自四川回到湘西镇算，在小城里修建了一栋小巧的宅院，然而不久后，这位年轻的将军因为旧伤复发，去世了。

沈宏富因军功一步一步被擢升为湘西军事高官，为沈家在凤凰挣得了一份光荣和产业，跻身上层，使沈家的后嗣在地方上拥有了优越的地位。然而在沈宏富谢世的时候，他这一脉还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无嗣。他的妻子没有为他生下子女，于是按照当地的习惯，